

第十四回 一宵緣約赴兩情人

和尚偷花元帥，見色釘血螞蝗。
鑽頭覓縫騙嬌娘，露出佛牙本相。
淨土變成慾海，袈裟伴著霓裳。
不思地獄苦難當，那怕閻王算帳。

且說柳州明通寺一個和尚，法名了然，素有戒行，開口便是阿彌陀佛，閉門祇是燒香誦經，那曉得這都是和尚哄人的套子。

忽一日有個財主，攜帶艷妓李秀英來寺閑耍，那秀英是柳州出色的名妓，嬌姿艷態，更善琵琶，常於清風明月之下，一彈再鼓，聽見的無不動情。了然素聞其名。那日走進寺來，了然不知，劈面一撞，李秀英便忽然一嘆，了然見一笑，便爾留情，便想道：「人家良婦，實在是難圖。紅樓妓女，這有何難。」須臾，見秀英同那人去了。了然把眼遠遠送他，到夜來好似沒飯吃的餓鬼一般，恨不得到手。自此無心念佛，祇唸著救命王菩薩，也懶去燒香，就去燒的香，也祇求的觀音來活現，整日相思。一日，走到西廊下，將一枝筆兒寫道：

但願生從極樂國，免教今夜苦相思。

一日一日害起相思來。非病非醉，不癢不痛，因而想曰：「今晚換了道袍，包上幅巾，竟到他家一宿，有何不可。恰好金烏西墜，玉兔東昇，晚將下來。往房中取了五兩銀子，鎖上房門，竟往李家而來。

這和尚是該湊巧姻緣，卻好這一晚還不曾有嫖客。秀英見了，就接進房坐下問道：「貴府何處？尊姓大名？」了然道：「本處人氏，小字了然。」秀英道：「尊字好似法名。」了然笑道：「小僧乃如來弟子，因慕芳姿，特來求宿。」秀英心下想道：「我正要嘗那和尚滋味，今夜造化，祇恐妓舖往來人多，恐人知道便連累師父。今晚權為，料亦無事，當圖後會，必須議一靜處方好。」了然道：「且過今宵，明日再取。」連忙取出那五兩銀子送與秀英，秀英歡喜道：「為何領這許多銀子。」了然道：「正要相親，休得見怪。」須臾，燈下擺出酒餚，二人閉門對飲。和尚抱秀英於懷中，親親摸摸，坐下十分高興。吃得醉醉的，收拾脫衣就寢。那了然見了婦人雪白身子，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下去，便一把摟緊，叫聲活菩薩，便急頭急腦的亂搗。秀英笑道：「有個門路的，為何亂撞。」把手相扶到了花門，抽將起來。自然與俗人不同，分外有興：

一個貪花賊禿，一個賣色淫根。和尚色中餓鬼，妓女花裏妖精。一個興起雲兵雨將，一個備著月貌花神。煙花寨裏夫人，這番受敵；寂寞房中色鬼，果是遭擒。叫一聲，和尚心肝真快活；答一句，親娘乖肉實消魂。大光頭，小光頭，一齊都動；上花脣，下花心，兩處齊親。上陣時黃昏時候，罷戰候恰好三更。可憐數點菩提水，傾入紅蓮兩片中。

睡至五更，重新又起。至雞鳴住手，道：「我要別去了。」秀英道：「我閱人多矣，並無一個如你這般興趣，望師父尋一所在，同你耍了幾時。」了然道：「不須別處，我那僧家密室，都是房裏房，還有床裏床，人跡不到之處。祇要姐姐留心，把轎抬到明通寺西首盡處這一房，你進來便是。」秀英道：「你先去，我梳洗一完就來。不然被人接了去，又道我失信。」了然大喜，先別歸寺。

恰好已牌時分，了然在山門外望見一乘小轎，知是秀英。連忙抬到房頭，打發轎夫，領進密室坐下，果然潔淨清幽，但見：

曲曲灣灣，清流斜繞。芬芬馥馥，花片橫飛。半破蒲團，舖在蓮臺座下；一床布被，罩於竹榻之中。木魚石磬，休靜不勞。獨影香煙，心清無睡。暮鼓繞青松，響聲清明；霜鐘傳翠藹，音韻幽微。盆中種四季奇花，窗畔栽千竿異竹。池魚浮水面，自成活潑之機；仙鶴舞松前，竟有翱翔之勢。一聲清磬，心中萬慮皆空；數字梵音，頭頂千魔盡伏。幾句彌陀清淨地，數聲啼鳥落花天。果然曲徑通幽處，始信禪房花木深。自來足跡無人到，誰料今朝有麗人。秀英羨慕不已。了然帶笑，又扯了入一洞天，非人間世之可比。須臾擺下酒餚，十分豐潔。般般稀世之珍，不是尋常之物。兩相笑謔，四目含情，雖延暮雨，遂作朝雲。自此朝夕，竟無別意。

條忽半年光景，了然衣鉢蕩盡。秀英見僧舍無聊，遂想紅樓有興。脫故要回，了然無計留春，竟從其去。

鴛兒見秀英回了，重暖久冷之青樓，再展向寒之翠被。門前車馬重喧，房內舊交都聚。不題秀英興頭。且說了冷落落，每想再整鸞儔，爭奈竟無寶鈔。恰好一日有當舖徽人送銀五兩，助裝羅漢。了然接了，遂起淫心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且莫提裝羅漢，先須接我嬌娥。」遂使徒弟梵空，將銀去約秀英一會。秀英接了銀子，十分歡喜道：「拜上你師，我還有幾日官身，著一空再來會你師父，不須再來相接。」梵空將前言復著了然，了然歡喜，每日摩拳擦掌，重待玉人來至。

過了兩日，恰好有一個陳百戶，上京應襲，回來路經柳州，下了客店。聞得秀英之名，遂到其家。兩下相見，十分愛戀。正待整東取樂，失忘了帶銀錢，遂道：「少停，屈至敝寓一談可乎？」秀英道：「使得。」遂出了門。那陳百戶竟回寓所，著小使取了二兩銀子，隨即送到秀英家中。鴛兒接了道：「有客在此整東，一時不得脫身，晚上進來便了。」小使復了百戶。

且說秀英上轎，一路裏想道此去正往明通寺過，不若去先會了然，免他懸念，再到客店亦為不遲。連忙與轎夫說了，竟到了然房頭。且喜無人知覺。

了然一見，滿面堆下笑來，引進前房，著梵空打發了轎夫，擺下酒餚，兩人對飲。了然敘述別後相思之苦，秀英心上，祇為還要去陳家去宿，無意留連，忙推了然如此。了然祇說他來宿歇，教他脫衣就寢，準知秀英要去，和他帶衣而行。了然見他說出其事，心下大不快活起來，祇得草草完事。

秀英起身竟別，了然料亦難留，醋將起來，心中忿忿，送出房來喚轎。梵空說：「想他在此宿的，打發去了。」秀英道：「那客店須知在西市街中，一時獨行不便，此時黃昏人靜，料少行人，煩你送我到彼則好。」了然祇得勉強送著，問道：「你記得舊年初遇，叫我和尚心肝否？」秀英道：「有錢時，和尚便是心肝；你無了錢，心肝便不對和尚了。」了然大怒道：「我為你半年光景，費盡千金，不為薄汝。為何一旦說出這般絕義話來。」秀英道：「師父莫說小娘情薄，你出家人嫖妓，自然要陪用些的，也難怪我哩。」了然道：「今送你五兩銀子，難道就如此消受不成。」秀英道：「我與你還是舊交，遂你意思。若是別個和尚，不來，怕你取討不成。」了然大怒，手拿石塊照他頂門一下，打得嗚呼哀哉，死了。恰好在陳百戶客店門首，了然見他死了，慌忙走回寺中，連梵空也不與說知。

天明，驚動地方鄰裏，恰好在客店門首。鴛兒聞知，具狀赴告。府主差人將陳百戶、客店主人呂小山一齊拿到府上問：「爾為朝廷命臣，飲酒宿娼，律有所禁。那店中有幾人與你爭妒，委是何人打死？」

陳龍道：「並不曾接他店中來。也不與人爭妒，不知何故打死在門首。」府主道：「天下百戶也多，你不過在此經過，怎麼鴛兒就知你是百戶？」陳龍道：「祇因久聞秀英之名，日間曾闖其門是實，並不曾接他來。」府主道：「是了，你既聞知他名，也蓄心已久，豈肯白放了他。」鴛兒向前又道：「他朝晨進我家門念念不捨，到午後去的。」府主疑心道：「他去了，可曾又來？」鴛兒道：「他去了，著一小使送二兩銀子，還在此。」府主道：「銀子在此，還要抵賴。」陳龍道：「銀子是我送的，你女兒還是步來的，轎來的，誰送來的？」府主道：「你女兒怎生去的？」鴛兒道：「因接他二兩銀子，恐怕失約，門首僱一乘遇路轎兒抬去的。」百戶道：「明明見鬼了。」店主呂小山稟道：「客店裏人甚是嘈雜，店外尚有十餘人同宿，豈無一人看見？況陳百戶送他銀子要嫖他，是點愛念之心，怎忍又打死了他，其中還有緣故。」府主問鴛兒道：「那轎夫可認得的麼？」鴛兒道：「是過路的，其實不知。」府主疑心，把百戶責了二十板收監，遂成疑獄。

過了兩月，巡按蘇院出巡柳州，提起這件公案來審，不期瞌睡起來，吩咐帶起，便退私衙安息。睡至五更，得其一夢：到一寺中，見壁上貼著八個字：

一目了然，何苦相思。

蘇院醒來，恰是一夢。想道：「昨日正問陳百戶這件疑獄，瞌睡起來，為何做此一夢！道一目了然，何苦相思，明明是實情了。」次日，將陳龍帶出。遂判道：「百戶不合宿娼，又不合妒殺，擬成死罪。」百戶有口難分，祇得守死而已。蘇院巡歷事情已完，將要發牌，外府有一個同年王進士來拜。相見敘禮已畢，忙問寓所，云暫寓明通寺了然房內。蘇院聽見了然二字，心下懷疑起來。同年別去，隨即打轎往明通寺回拜，就置酒明通寺大殿上等候。蘇院轎過，見西廊壁上題兩行字，看道：

但願生從極樂國，免教今夜苦相思。見了吃著一驚，心下沉吟半晌，道：「僧名了然，莫非李秀英之死，是了然打死的麼？」到了房頭，王進士出迎，分賓主坐下。適了然進來，蘇院見了問道：「和尚甚麼名字？」王進士道：「這僧家便是了然，素有戒行，吟得好詩。」蘇院聽得吟得好詩，便道：「西廊壁上之詩，可是你做的麼？」了然叩頭，叫聲不敢。蘇院假意道：「原來是個詩僧，倒失敬了。明日相請敝衙一談，」了然道：「不敢。」門子稟道：「酒席已完，請二位老爺赴席。」蘇院同了王進士，走到殿上。兩房奏樂，送了上席，呈過戲文。王進士道：「成本的不過內中幾出有趣，倒不若揀幾出雜劇一演可好？」蘇院道：「絕好。」王進士遂擇了幾出蘇東坡遊赤壁的故事，一來取蘇字與蘇院姓同，二來取佛印禪師與東坡共樂，欲要了然明日到蘇院衙中去，好生看待之意。須臾演了一番，完了，副未復把戲目與王進士揀，王進士遜道：「這番該年兄揀了。」蘇院取過一看，揀了那《翠屏山》內海閣黎奸潘巧雲的故事，與王進士揀的大不相合。天色傍晚，酒席人散，送蘇院上轎。蘇院又遜王年兄先歸寓所。兩下不題。

次日，王進士著人將謝酒帖送到當堂。蘇院道：「你家爺幾時起請？」家人稟道：「明日准行。」蘇院道：「明日當面送。」家人應了一聲去了。蘇院想道：「今日若拿了了然，王年兄必然要講分上，且待他去後拿他。」次日面送王進士下船。回到衙中，又想道：「若就去拿，這些和尚慣會鑽營，且待王年兄去遠些也不妨。」又想道：「若去一拿，恐公人露風被他走了，如何是好。不免著承差下個請帖，騙他到此，萬無一失。」

過了兩日，取一個友生帖兒，著承差去明通寺西首了然房，請了然師父一會。承差領命，竟往寺中，見了梵空云：「按院蘇爺有帖在此，請了然師父一談。」了然聽得，連忙相迎，慌忙治酒管待院差。自己換了偏衫僧帽，上下光鮮打扮，同了承差，竟到按院，傳鼓昇堂。蘇爺坐在上面，了然朝上跪下，蘇院不理。了然見他沒有禮貌，心下有些著忙起來。蘇院問道：「李秀英在此告你。」了然慌道：「小僧不曉得甚麼李秀英。」蘇院道：「不用刑法，你不肯招。」叫左右「與我夾起來！」兩邊答應如雷，把了然去了鞋襪，夾將起來。那了然殺豬的一般叫將起來道：「屈情！爺爺，沒有此事。」蘇院見他不招，又敲上一百。抵死相賴。蘇院想道：「莫非屈了他。」吩咐帶往縣中稽候，過日再審。退入衙，私想道：「明明一目了然，何若相思八個字，已是真了。況寺壁這一聯無疑了，怎生抵死不招。」

想了半夜方睡。祇見過了兩日，那徒弟梵空寫了一紙保狀，來保了然。蘇院想了一會，道：「如此如此，便知分曉。」便道：「梵空，本不該准你保狀。看你僧人是三寶分上，准了你保。明日早間去取，今日你可先回。」梵空叩頭道：「願爺爺萬代公候。」去了。

蘇院隨著健步，去喚李秀英鴛兒來，健步應了一聲，飛跑到李家，叫了鴛兒就走。竟到堂上跪下。蘇院屏退左右，喚鴛兒跪在面前道：「你可想院中妓女有似李秀英模樣的可有麼？」鴛兒稟道：「有一個雲奴，與女孩兒面貌身體一般無二。」蘇院道：「今晚可著他扮做秀英鬼魂，伏於明通寺外，待了然走過，一把扯住，叫道：「了然還我命來。」看他回何言語。他若有吐露，我著人登時拿了，人命事大，小心不可漏泄，如違重究。」鴛兒叩頭道：「不敢有違。」出了衙門，竟到家下，與雲奴說出此事。如此如此，雲奴領意，妝扮停當，祇等天晚做弄狗彘。

蘇院見天晚了，差兩個健步，扯一枝簽去縣牢裏，取出了然押到寺，交與健步，說明雲奴之事，果是即可帶來回話。那健步答應道：「小人俱理會得。」出了衙門，到得縣前，黃昏時候傅梆進縣衙，說知要取了了然。知縣叫提牢吏吩咐，登時把了然取出，交付與院差。了然道：「公差阿爹，不知老爺此時取我何事？」健步道：「你徒弟梵空日間到院下保狀，老爺憐你是佛門弟子，故此准了他的，待差我二人押你到寺，差使酒飯一些未有，還是怎的？」了然道：「蒙二位扶持，一到敝寺，自然奉謝，決不少的。」健步道：「將二更了，快來走。我們肚中肌了，天上雖然有月，又是雲籠的，況有數里遠。」一邊說，上到了陳百戶門首過。了然心下膽寒，又走上幾步，祇見照頭一個沙泥撒來，了然吃一大驚。兩差人故意慌道：「不好了，這砂泥是鬼撒的，怎生是好。」又聽得鬼哭之聲漸近，三個慌將起來。了然道：「不如回到飯店中歇了，明早到敝寺內去罷。」承差上待回言，祇見黑暗裏一個披髮婦人，一把扯住了了然罵道：「好狠心禿子，我秀英有何負你，把我打死了。我在閻王面前，已告准了，今有差人在此拿你，快快同我去見陰司大王。」了然發寒起來，戰得聲也做不得。兩公人假作怕的形狀，俱已前後避開。

須臾，了然叫：「姐姐，實是我負你的。你放捨慈悲，我做道：場超度你。」雲奴道：「你這樣毒禿，料沒甚至誠，道場追薦著我，祇是我同你去。」了然道：「姐姐，我與你情已不薄，豈無一念之恩，虧你不得。」雲奴道：「我有甚麼不好，便將我打死？」了然道：「那時祇因你要到陳百戶處宿歇，一時醋恨起來，打得一下，誰想就死了。」院差、鴛兒人等俱聽見說出情由，遂上前一把扭住，取鐵索鎖了。依先捉到察院門首而來，恰正天明。

少刻，蘇院昇堂，一起人把了然帶進，把那雲奴對答言語，一一講了。蘇院大怒道：「有這等一個狠禿。」一面差人到縣，取出陳百戶到來審問。蘇院又問了然有何說話，了然低頭無語，畫了供招，上了長板。把鴛兒、陳龍逐出，賞雲奴二兩銀子，把了然打四十板，收監伺候。把筆判曰：

審得了然，佛口蛇心，淫人獸面。不遵佛戒，顛狂敢托春心污法界，偶逢艷妓，色眼高張。一卷無心，三魂斃頓，熬不住慾心似火。遂妝浪蝶偷香；當不得色膽如天，更起迷花圈套。幽關閉色，全然不畏三光；淨室藏春，頃刻便忘五戒。衲衣作被，應難報道好姻緣；薄團當席，可不羞殺騷和尚。久啖黃齋，還不慣醋酸滋味；戒貪青暈，渾忘卻醉打嬌娘。海棠未慣風和雨，花陣纔推粉蝶忙。不守禪規看梵語，難辭殺罪入刑場。

蘇院劉完，連夜寫本申奏。過了兩日，票擬到部，將了然定絞。待到秋後，把了然正法。場上看的人，那口裏念著：

謾說僧家快樂，僧家實是強梁。披輻削髮乍光光，妝出恁般模樣。上禿牽連下禿，下光賽過上光。禿光光，禿禿光，光纔是兩頭和尚。

總評：

袈裟常被胭脂染，直裰時聞膩粉香，好色可知矣。和尚色中餓鬼，婆娘錢可通神。有錢和尚便是心肝，無錢心肝不對和尚，秀英實言也。醋葫蘆陡發無名，粉骷髏須與沒命。若非蘇代巡立心任事，則陳百戶終為歡喜冤家。雲奴不裝假鬼，了然怎出真心。禿毒一誅，方能消恨。

[返回 >>](#) [歡喜冤家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